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 中日文学与文化

BIJIAO WENXUE SHIYE XIA DE
ZHONGRI WENXUE YU WENHUA

康传金 著

海外
借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 中日文学与文化

康传金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日文学与文化 / 康传金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647-5959-9

I.①比… II.①康… III.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日本 IV.①I206.7 ②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3552号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日文学与文化

康传金 著

策划编辑 李述娜

责任编辑 李倩

出版发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九楼 邮编 610051

主 页 www.uestp.com.cn

服务电话 028-83203399

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2.2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5959-9

定 价 43.00元

比较文学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各国文学发展、交流影响的基础上产生。比较文学不仅是对作家或作品的跨越国界的影响或接受情况以及阐述某种文学现象的外来渊源的研究，也是打破以往狭隘的民族、区域局限，打开文学研究的眼界，在世界文化史的广阔时空领域里对跨国度或跨学科的文学关系和文学规律的研究。所以，比较文学研究绝非单纯的作品比较，而是在这一比较中加深对两国历史、社会、人性和人的心理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分析和比较，从而明确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到如何理解和接受的妥善方法。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大前提，本书进行了以下论述。

日本十分重视比较研究，日本的经济腾飞和发展也与比较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是日本学者以日本文学史的发展为出发点的研究，以及以日中两国文学和两国文学关系为对象的研究。所以，无论在出发点、研究视角还是方法论上，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都有其一定的特色。这种特点在我国的中日比较研究中也存在。

中国文学文化与日本文学文化有着上千年的交流史。在历史上，中国古典文学给日本文学以多方面的影响，近百年来，日本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又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中日比较文学尤其是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严绍盪教授的贡献尤为突出。但在研究成果之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大多数的文章和著作多以传播关系、影响关系为主，在传播和影响的基础上对中日文学及文化中包含的各自民族特征的平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本书即以这一“研究不足”为努力方向，根据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和日本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把比较的内容放在中日古典文学及古代时期，尽量从它们的初始期和发展期来探讨二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分析相同之处的共有经验，理清不同之处的外部环境，以此来明确两种文化背后的民族特征。本书共由五编组成，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对两国相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和思想意识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总体为神话、诗歌、小说、

哲学、近现代交流这五部分内容。不同于绝大多数服务于日语专业的日本文学或中日比较文学作品，本书较为系统和基础地为一些中文系学生和喜欢日本文学及文化的读者打开了一扇门，既可以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日两国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进行参考。虽然很明确在文学与文化中还有诸多的侧面和类型，本书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点”，但“面”的工作总是先从“点”开始的，但愿它能够使更多的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产生兴趣，在学习和研究汉语或日语的过程中，能够探讨比较文学问题和如何把对外汉语与比较研究有效结合在一起的问题，把对日文化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使我国的对日文化研究朝着高水平方向永久持续性地向前发展。

康传金

2018年1月

- 第一编 东望扶桑：日本神话中的中国因素 / 001
- 一、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二神创世”与中国的“独身创世” / 002
- 二、“天孙降临”中的中国文化 / 009
- 三、后世民间文学和再生神话中的中国文化因素 / 018
- 四、中日神话的审美观 / 024
- 第二编 浅唱低吟：中国诗歌的日本化流变 / 032
- 一、《怀风藻》——早期日本汉诗集 / 033
- 二、和歌的形成与汉诗 / 053
- 三、中国现代小诗的产生与和歌之流变——俳句 / 066
- 四、白居易诗歌的传入与日本“白体诗”的出现 / 075
- 第三编 融会贯通：日本物语小说中的中国血缘 / 093
- 一、日本早期汉文小说与唐代文学 / 093
- 二、《竹取物语》中的中国民间文化因子 / 102
- 三、《源氏物语》中的中国文学痕迹 / 107
- 第四编 汉学东渐：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哲学 / 127
- 一、平安时代文学中的道家思想 / 127
- 二、五山汉文学与新儒学 / 137
- 三、隐士文学——日本文学中的隐逸精神 / 145
- 四、川端康成文学中的禅宗之美 / 153
- 第五编 西学东渐：近现代的中日文学文化交流 / 162
- 一、日本近代文学的发轫与中国文学 / 162

- 二、鲁迅与日本文学 / 165
- 三、日本文学影响下的创造社 / 171
- 四、芥川龙之介文学世界中的中国文化 / 177
- 五、新村理想：白桦派与人的文学理论 / 182

参考文献 / 186

第一编 东望扶桑：日本神话中的中国因素

神话是一个民族最早的文学形式，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各民族的神话在文学的起源时期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创世神话更是作为神话的起源而具有非凡的意义。如果把神话比作文学母体，那么这个母体的基础便是创世神话。创世神话也就是开天辟地神话，是人类未开化阶段的原始思维产物，是先民对天地开创、万物生成、人类由来而作的朴素而又幼稚的解释。

中日两国作为近邻，在文学与文化上交流日久，就创世神话而言，日本的创世神话与中国的创世神话有一定的相似性，从时间和内容两方面比较来看，日本神话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神话的影响。但日本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它的文化也具有其特点，这种特点必然会反映在这些上古神话之中——日本神话的自身体系发展更有系统性，保留更加完整，这是日本民族受容性与创新性的结果，也是中日神话的一大差异。

我国神话大多产生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里，但现在看到的都是封建社会的文字记载。我国古代没有系统地记载神话的专书，只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典籍（如《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等）中保存了一些神话传说的片段。有时，一则神话散见于数种文献之内，其保存形式是散漫的。然而，一旦将这些零散的资料归纳整合，即可发现中国古代神话的庞大体系。从纵向层次而言，它具有世界上最原始的无性创世神话群；从横向层次而言，它具有表现不同时代不同自然区域内的原始神话和传说，如昆仑山神话系、伏羲女娲神话系、盘古神话系等。其丰富的内容、鲜明的诸神形象不仅得以世代流传，还通过历史上的人种迁徙和文化流通，给日本等域外民族的文化以重大影响。

与我国的流传形式不同，日本以奈良时代（710—794）初期撰写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下称“记纪”）的“神代卷”为代表，系统地保存了古代神话的三个群系：高天原神话系、出云神话系和筑紫神话系。不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官修史书。在编排体例上，撰述者努力仿照中国的“春秋三传”，采用

以所谓“神世谱系”和“皇世谱系”为经的方式，排列史前社会的各种神话和传说，旨在加强王权，存在把神话历史化的倾向。因此，“记纪”神话主要记述了日本的国土诞生、诸神形成、万物由来，及至天孙降临，实行神治，最终完成万世一系的皇室大统一，其虚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就以现存的文献为基础，舍弃虚构部分，就其本源，探讨一下中日两国神话的异同。

一、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二神创世”与中国的“独身创世”

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时代都曾有过自己美妙动人的神话。天上和人间浑然一体，人与动物打成一片，羲和御日、嫦娥奔月、羿射九日、二郎担山等，神话故事作为早期人类探索自然、认识自身生活的结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始终具有神奇的魅力。

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自古就有人员往来与交流的历史，尽管神话形成的年代久远，两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大不相同，但究其本源，不论在内涵气质还是外观形态上，中日两国的神话都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都表现了两国先民类似的朴素的自然观。诚然，由于审美理念等差异，两国神话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根据神话的发展规律，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大体可分为“独身神神话”和“偶生神神话”两个阶段。“独身神神话”是最原始的神话，这类神话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一神独自创造的。当时的人虽然有两性生活，但是还没有意识到它对繁衍后代的重要意义。随着人类对自身生活的理解，逐步认识到阴阳匹配、合婚生育才是完成自身生产的唯一途径，于是产生了“偶生神神话”。一切古老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独身神神话”，稍后形成的民族，其神话体系多半属于后者。

中国汉民族神话先产生的是“独身神神话”。《三五历纪》（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著）载盘古神话说：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天地形成之后，“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人为万物之长。因此，《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称女娲为“化万物者”。女娲不仅创造了人，还是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英

雄。《淮南子·览冥训》(西汉刘向等著)说：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熒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眇眇，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蹢蹢，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重万物。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至此，盘古单独创造了天地，女娲单独创造了人，并且维护了天地间的秩序。他们没有借助任何外力，便创造了一个和谐的世界。应该说，中国的“独身神神话”是相当系统感人的。

日本虽有七代独身神出现，但有名字无形象，没有构成传说。除山川地貌、谷物创生等少数神话外，日本古代神话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二神结合的基础上演进的。据《古事记》(712年，太安万侣奉敕撰录)记载，日本天地形成之初，高天原(天上界)上诞生了十二代天神。前七代为独身神，后五代为偶生神，第十二代是伊邪那岐神与其妹伊邪那美神。

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立于天浮桥上，向大海投一长矛，然后搅动海水，提起矛时，矛尖滴盐成岛。二神降自岛上，树起“天之御柱”，建起“八寻殿”。这时，伊邪那岐问伊邪那美：“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伊邪那美回答说：“我的身体已长成，只有一处未合。”伊邪那岐又说：“我的身体也已长成，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未合处，生产国土如何？”伊邪那美应道：“如此甚好。”二神于是约定，共绕“天之御柱”，男神左巡，女神右巡，相遇处结为夫妻。既而分巡相遇，女神先开口说：“美哉，可爱之少年！”男神应道：“妍哉，可爱之少女！”遂结为夫妻，交合后下水蛭子。二神惊异，急忙问卜，天神指示说：“女人先说话不吉利，回去后重新说。”于是，二神重做后生下四国、淡路、土佐等十四岛，又生山神、海神、风神、河神等三十四神。最后在生火神时，伊邪那美被烧死。就这样，兄妹二神由天国来到混沌洪荒的世上，生养了许许多多的孩子，创造了日本的国土和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神话的演进既有规律又丰富多彩。继

“独身神神话”之后，关于人类的起源，刘城淮在《中国上古神话》里另收神话三则：其一，“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庖牺氏于成纪也”；其二，“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生庖牺”；其三，“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神而孕，十二年生庖牺”。“庖牺”即伏羲。“华胥”有二义：一为伏羲之母，二为地名。这几则神话说明人类对自身生产的认识有了明显进步，不论是“华胥”“神母”，还是“帝女”，都必须借助外力孕而生之。随着伏羲的诞生，女娲也由原始的无性神变成了一位女性神，《风俗通义》认为，女娲乃“伏羲之妹”。“昔宇宙初辟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下，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唐李冗《独异志》）于是，兄妹二人合婚，繁衍了人类，成了中原各民族的伟大母亲。

我国以伏羲、女娲合婚为基调构成的“偶生神话”流传得相当广泛，许多少数民族也认为二神是自己的创世祖先，如苗族有《盘王书》一部，其中说：“伏羲女娲俱已长大，男颇欲婚，女则不愿，以为兄妹，不当婚配。惟男子屡求，女则不能拒。因谓男曰：‘汝试追我，如能及之，便结夫妻。’于是，绕一巨树，迅速奔跑。男不能及，便设一计，反身相巡，与女相遇。女果入抱，便为夫妇。”广西壮族也有同类神话流传。贵州部分地区则由伏羲绕树求婚演变成了固定的婚姻习俗，在当地的依人（壮族的一支）中间，男女青年求偶时，于平地立一木柱，名曰“鬼竿”。情侣绕“鬼竿”跳舞，女跑男追，以示相爱。

对照中日两国的“偶生神神话”，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以下几点相同。

第一，都认为世界原来混沌无形，天地混为一体。

第二，都认为是神的作用把天地分开，而创世神都是自然产生出来的，并且合婚的创世神都是兄妹关系。这说明日本也同中国及东南亚各民族一样，都经历过原始的血族内婚制阶段。

第三，合婚的媒介都是柱形物。二人合婚，必须有什么沟通，《诗经·豳风·伐柯》中说得明白：“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但在仅有兄妹二人的洪荒时代，断不会有第三者出来扮演“伐柯人”的角色。他们要想结合，只好依靠无生命的“天之御柱”或古木“巨树”了。对古人来说，这些柱形物上指青天，下扎黄泉，巍巍然立于天地之间，是最可信赖的“证婚人”。

第四，男左女右的传统说法一致。汉代武梁祠石室画像里的伏羲与女娲均人面麟尾。男性麟尾左绕，女性右绕，二尾相交，中间托一婴儿，表示二神创生。日本神话里的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绕“天之御柱”的方向与此相同，也是男左女右。在我国古代，尚左尚右，时有变化。但至秦汉时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尚左就作为汉民族的共同习尚，基本上固定下来。日本男女二神的绕柱方向显然受

到了汉民族习尚的影响。

第五，伦理道德观相似。日本男女二神结为夫妻，初次分娩时，生下的却是个怪胎——水蛭子，原因是“女人先说话不吉利”。这一情节虽属插曲，却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即在人性发动之初，女性爱欲的诱惑，必定遭到失败，而夫唱妇随才能使万物达于和谐。但据《三国志·魏书》记载，直到3世纪左右，日本列岛上经济最发达的耶马台国仍以女子“卑弥呼”为王，“夫权”意识尚未形成。而中国汉民族自秦汉以来，随着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形成，“夫者唱，妇者随”的伦理规范已成为封建社会男女人伦的准则。“记纪”神话反映出的道德观恰与我国秦汉时期汉民族的这种观念相吻合。

当然，两国开天辟地神话中的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

第一，在我国神话中，无论是阴阳二神分天地，还是盘古开天地，他们只是把天地分开，并没有再去建造国土。日本的创世神把天地分开后，又去建造岛屿，这才形成了国土。

第二，我国神话中虽有几种兄妹结婚之说，但生下的基本都是人或准人类。据说，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曾生下过一个肉球，夫妇觉得奇怪，便把肉球切成小块，一阵大风把肉块吹向四处，于是肉球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日本的神先生下来的并不是人，而是岛屿，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

第三，日本创世神是一个集体，是众神一起把天地分开，但以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二神为主。中国创世神则是个人，以盘古为例，他与天地等同，集万物于一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形象。

第四，我国神话中男女二神成婚时，并没有记载关于性方面的谈话和行为。《古事记》则对伊邪那岐兄妹的性谈话和行为描写得比较具体。

关于第一个不同点的产生，应该说与两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幅员广大，放眼远望天地相连。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古人也许不了解大海，最起码他们不会认为世界上海洋要比陆地宽广得多。他们认为，天乃头上的天，地乃足下之地，只要天地分开，人类便可生存，无须再去建造国土。也就是说，中国神话是以辽阔的中原为基地，从那里开始扩展，进而到整个宇宙。日本则相反，其开辟神话以宇宙为基地，从宇宙紧缩到日本国土。这似乎是因为日本周围的海域影响了对创世神的想象。另外，日本是由千余个小岛组成的岛国，四周是一片茫茫大海，即使天地分开，若不在海中建岛，人类仍无法生存，因此开始考虑第一个岛屿产生的根由。

日本学者认为，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这一劳动给古代日本人以很大的启发。在这个启发下，人们便幻想出盐水和泥水凝成岛屿的神话。正如恩格斯指出那样：

“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原始人把万物之源归于神，但神又源于物质，在唯心论中又夹杂着朴素的唯物观。”古代日本人还以为人和万物都同出于神，他们把大自然人格化，所以认为岛屿也是神仙之子。这就是第二个异点产生的原因。

当然，认为某物有灵，物我混同，把自然人格化的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所以，第二个不同点的产生除万物有灵论外，与第一个不同点产生的原因——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联。人们看着那一个又一个奇形怪状的小岛，有的椭圆像鸡子，有的细长带足像动物，在万物有灵论影响下，开始考虑岛屿的形成。

靠集体力量开天辟地，反映了日本人的群体意识。记载日本神话的《古事记》成书时，已进入8世纪，日本文化特点已基本形成，那就是以樱花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思想。我国创世神的单一性似乎与中华民族的崇拜英雄思想有关。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从古至今总要有位全知全能的圣人或英雄，由他去指挥或领导民众。盘古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位大英雄。

在我国神话的原型中，是否有关于性方面的描写已难以考证。在现存的神话中，几乎没有关于性方面的内容。这恐怕与儒家思想在我国一直占统治地位有关。记载我国神话的经典，像《搜神记》等作品都成书于春秋战国之后，《山海经》等作品虽然成书于孔子之前，但后人曾进行过多次删改与修补，而且改动得比较大。在深受儒家思想束缚的封建社会中，性被视为淫秽，是不可能被收入典籍中的。日本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时间非常晚，也没渗透到日本人整个生活中去。《古事记》成书时的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流行“访夜婚”（妻问婚），男到女家过夜，天明而归。一夫多妻，一妻也可以嫁几次。男方久不访妻，夫妻生活就告终。这种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婚姻方式一直持续到12世纪末。所以，从理论上证明天皇是神之后裔的《古事记》虽然被看作一部不可亵渎的神圣之作，但对性的描写毫不忌讳，还不止一次。比如，女神天宇受卖露出女阴跳舞（天岩户说）、用性器诱敌（让国说）等都记载在《古事记》中。这些部分也坦率地表露了古代青年男女的要求，体现了人类初期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样是兄妹成婚，中国神话中则没有那么直率和大胆，而是带有一种羞怯之感。这恐怕是礼教产生后受中国独特的风俗礼仪影响的结果。

另外，在创世神话里，除“偶生神神话”外，两国在解释日月山川及地貌与五谷创生方面也有许多地方相近。

据《古事记》记载，女神伊邪那美生完岛屿后，又生了山、水、地、风、土等众多神仙，最后因生下一位火神而被烧死。女神死后，到了黑暗的黄泉国，男神伊邪那岐十分想念她，便去黄泉国请妻子重返人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日夜

想念的美丽妻子竟然变得十分丑陋，不但已腐烂生蛆，而且身上有八个凶恶的雷神在滚动。男神吓得魂不附体，转身便逃。为了不让丈夫把自己的这种形象传给人类，伊邪那美派了一群魔鬼去追杀男神。当快追上时，男神从树上摘取三个桃子把魔鬼打了回去，这时伊邪那美亲自出来追赶，当要追上时，男神已回到阳世，伊邪那美已无法杀掉他。于是，女神说：“今后我要把你的人每天杀死一千名。”男神说：“那么我每天就让一千五百人出生。”从此，日本虽然每天都有人出生，有人死亡，但日本的人口却一天比一天增多。

返回人间的伊邪那岐为除掉在黄泉国沾到身上的污垢，立刻到大海去冲洗，洗下的污垢变成了一位祸神，叫祸津日，这时从干净的身上又生出一个福神，叫大直毗，人世上从此有了祸与福。当他用清水洗左眼时，生出一位光彩照人的女神，叫天照大御神，即太阳神；洗右眼时生出一个月亮女神，叫月读命。洗鼻孔时，生出了一位极不本分的男神，叫须佐之男神。伊邪那岐让太阳神到天上去管理白昼，让月亮神到天上去管理黑夜，让她们的弟弟建速须佐之男命去管理大海。

马克思曾经指出，神话是已经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上面这段神话前半部分所反映的内容正是原始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与大自然做斗争的经历。对古代人来说，大自然既是养育人类的母亲，又不时地夺走人类的生命。伊邪那美女神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性格。这一段神话与我国的神话出入比较大，但仍可以找到和我国文化相似的地方。例如，当地狱的魔鬼追上伊邪那岐时，他用桃子把魔鬼击退，这与我国的民间信仰基本一致。在我国民俗中，桃木被视为辟邪驱鬼之物，历史上早有新年挂桃符的习惯，还有“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名句。桃本身是神话中仙人的主要食物之一，这是妇孺皆知的。

在日本的“化生”神话中，太阳、月亮等神是从身体上化生出来的。在我国的典籍中亦可找到这一类神话：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

显而易见，关于日月产生的神话，两国竟一模一样。关于盘古死后化生，记载在《绎史》中。《绎史》一书完成于先秦，比《古事记》大约早一千年。虽然不能说《绎史》一书早已传入日本，但《绎史》的一些故事早在日本尚未开化时就已经传了过去，这是没有疑义的。圆圆的太阳、明亮的月亮每天从地平线上或海面上冉冉升起，人们联想到那是神的双眼。对日月的这种联想，中日两国的古人基本一致，所以日本人很容易接受我国的“左眼为日，右眼为月”之说。不同的是，日本人认为日月是从伊邪那岐的双眼化生出来的，中国人认为日月是盘古死

后其双眼变的。比起日本神，我国的神为日月产生所付代价要大得多。另据《太平御览》卷三十八记载：

北方有钟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开右目为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

尽管二者其他内容不同，但“左目为日，右目为月”这一点与盘古化生说及《古事记》中的记载完全吻合。

《古事记》中伊邪那美死后赴黄泉的传说和我国的上古神话相差稍远。我国古代神话认为，女娲死后并没有去黄泉，而是像盘古一样，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宇宙万物。

与女神伊邪那美相关的还有火神和日本山川的形成。《古事记》中记载，日本的山川是由火神的尸体裂变的，因为他在出生时烧死了自己的母亲，其父伊邪那岐神便用十拳剑杀死了他。“被杀的火神的头化成神，名字叫正鹿山津见神（山的险峻处）；他的胸部化成神，名字叫淤滕山津见神（山的腹地）；他的腹部化成神，名字叫奥山津见神（山的深处）……他的左脚化成神，名字叫厚山津见神（平坦地带）；他的右脚化成神，名字叫户山津见神（山的外围），共八神。”这种创生形态从我国的《五运历年纪》中可以找到相关依据，书中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我们的先民想象力极为丰富，把盘古开天辟地的形象塑造得极为壮观，且近乎情理。日本火神自身裂变的气魄虽然不如盘古宏大，但是思维的路子和表达方式基本一致。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中日解释五谷起源的神话里。

《山海经·海内经》中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则神话比较含蓄，但它足以暗示五谷是由后稷的尸体变生的。日本的谷神是大气津比卖神。当须佐之男神向他讨食物时，他便从鼻孔、嘴和肛门里取出种种美味，送给须佐之男神吃。须佐之男神认为，大气津比卖神故意拿秽物戏弄自己，便杀死了他，“被杀的神身上长出一些东西，头上生蚕，两眼生稻种，两耳生粟，鼻孔生小豆，阴部生麦，肛门生大豆”（《古事记》神代卷）。这段叙述要比后稷神话演进了许多。它不仅明确指出日本的谷物是由大气津比卖神的躯体裂变的，还暗示我们，大气津比卖神在被杀之前就具备了制造谷物的能力。但不管怎样进化，二者都出自同一本源，即尸体化生。

在中日创世神话里，上述类似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中国是一个文明古

国,《诗经》的问世要比日本的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诞生(约759年)早一千多年。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古代文明不可能不流向仅有一水之隔的邻国。在日本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唯一的传导途径就是人员的往来。根据日本发现的上古金属器物推断,从前3世纪起,日本就出现了从中国迁去的汉人。秦代徐福率领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故事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流传至今。长期以来,两国史学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考证,认为“在战国和先秦时代,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向日本移住的人非常多,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日本民族的渊源》徐松石著)。他们通过与日本先民的交融,把中国神话的若干因素(包括伦理观念、民间习俗等)融进了日本神话之中,并通过“记纪”神话反映了出来。

二、“天孙降临”中的中国文化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我们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都抱有十分的热情,在无法解释许多未知的年代,则用无法解释的故事来诠释这些问题,这仿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关于人种、民族起源的重大问题上,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说法,欧洲相信上帝造人亚当夏娃一说,中国有女娲造人炎黄子孙一说,而日本也有自己的说法。

每个国家都有开国神话,《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的神话故事,《古事记》是日本古代官修史书,故事内容类似中国的《山海经》,该书以皇室系谱为中心,记载着日本开天辟地至推古天皇(约592—628年在位)间的传说与史事,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在“记纪”文学中,“天孙降临”更是这一神话与传说的核心,它阐述了日本从古至今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由来、天皇家的宝贝日本三大神器的由来等,也正因为这两本记纪“史书”,所以日本人认为自己是神之后裔。

翻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会看到一大串神的名字,从这些神的有序排位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国家体制、皇统血脉已经明确确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记纪”两书中出现的诸神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也是那些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经过长时间的繁衍生息,在民族意识初现时出现的诸神的历史和故事。《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从弥生时代初期开始编撰,直至8世纪初完成,前后长达1200余年。它从日本远古时期的故事开始记叙,用朴实的言语为我们展现了那些神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代表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甚至可以说是

日本民族一直追求而难以得到的“故乡的梦”。只有了解这些，我们才能大致得知日本的过去，从而了解现在乃至未来的日本。

《古事记》记述着神代之初，天地始分，生成高天原的诸神：首先是天之御中主神，代表宇宙的根本；其次是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代表宇宙的生产力。这三位天神都是造化神。天神敕令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二神从高天原下降世间，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节重点讨论的日本两位创世神。

我们已经了解到，伊邪那岐从黄泉之国回来后，在清洗自己时产生了管理人间之地的“三贵子”——太阳女神、月亮女神和须佐之男神。“三贵子”中的太阳女神是清洗左眼时产生的，她光彩照人，润泽万物，而这位太阳女神是支配日本岛屿和天地万物的始主神，这就是历史传说中日本大和民族以太阳神为始祖，自称太阳民族的由来。最后管理人间之地的是须佐之男神的儿子——大国主。

某日天照大神突然下旨道：“丰苇原之千秋长五百之秋水之水穗国当由吾子正胜吾胜速日天忍穗耳命所治。”经过一番奋战，大国主只能选择比较体面地退休，将统治权交了出来。而后，这个正胜吾胜速日天忍穗耳命又命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天照大神的孙子迺迺艺下凡了，这就是所谓的“天孙降临”。随后，这个天孙的重孙统一了全日本地区，同时他由于人间味太重没法回到神界，于是就成为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天皇血统的万世一系从此开始，日本也由此诞生。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后代，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皇帝——天皇。

天孙降临的神话不仅见于《古事记》《日本书纪》，在《日本国志·礼俗志》中亦有记载。大意如下：须佐之男神在被放逐后，在出云国颇有一番作为，与其后代大国主神共同管理苇原中国。然而，当天照大神得知人世间还有一片沃土，世俗世界还有其他的神在统治时，她认为这无疑是对高天原的挑战，对“神圣”的亵渎。于是，先后几次从高天原上派诸神到地界，最终迫使大国主神主动交出了丰沃的苇原中国，并命天孙“琼琼杵尊”（为天照大神之子与高皇产灵神之女婚配所生）前去统治。临行之时，天照大神授天孙玉、镜、剑三种神器和“稻穗”。天孙降临后娶南九州土豪之女为妻，其子便为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之后，神武天皇亲自东征，统一日本列岛，成为统治世俗的“现人神”，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和民族的始祖。自此，天照大神和她的子孙们就有了“万世一系”、永祚神运的系谱。

神话毕竟是神话，传说也不过只是传说。事实上，日本民族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也是根据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而产生的。现今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日本民族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单一民族，而